



5C 余劍橋

「哎，老頭子，東城胡同要拆遷了，你聽說了嗎？」奶奶的聲音帶著些許的顫音，飄進我耳朵。爺爺放下手裡的茶杯，杯沿和桌面碰出絲絲聲響，他慢悠悠地回道：「是啊，咱也在那兒住了幾十年了，真是有點捨不得。」我悄悄把筷子頓了頓，指尖的溫度似乎亦降了幾分，心中堵得厲害，像是被什麼東西緊緊攥著。心裡那點念頭越來越強烈：必須在拆遷前回趟東城胡同。那兒不是普通的巷子，是細細雕刻我童年記憶的老工匠，每道牆縫，每棵樹，都記著我小時候的模樣。

複雜的情緒在心裡打晃，我忍不住加快腳步，三步並兩步地往前趕，眨眼間就到了東城胡同口。那條熟悉的小徑，依舊安靜地臥在原地，像守著時光的老人；兩旁的野花被風輕輕推著晃，花瓣碰著花瓣，仿似在湊著頭，絮絮叨叨講著從前的事。腳剛沾上胡同的青石板，心中就湧上來一股說不清的滋味——像見了多年沒見的老朋友，說不清是冷是暖，熟悉的氣息裹著些陌生的變化，再次狠狠揪住了我的心。

我順著青石板路間的雜草繪製的路線緩緩前行，一抹抹晨光奮力衝破雲霄，擠進胡同，這裡一片春和景明。這與童年的記憶又有什麼不同？石板路的盡頭立著一個二尺寬的水井，我湊上前去，用雙手輕輕扶著那看起來不太穩固的井口，微微把頭探出去，撲面而來的不是我印象中甘甜、浸潤百家的井水，反而只有腥臊衝入鼻腔。令人作嘔的腐敗味從氣管直竄大腦，記憶中的井水已然在眼前浮現：那會兒，井口周圍的泥土總被浸得潤潤的，街坊們挑水的木桶「吱呀」晃動，桶邊帶落的水珠砸在地上，洩出一小片深色的痕跡，時間長了，那痕跡旁竟也冒出幾株叫不上名、嫩生生的小草。我總愛守在桶邊，等大人舀水時沾一下指尖的涼——那水甜得清透，泡上後院摘下來的茉莉花，喝一口都像含著片夏天；奶奶傍晚把西瓜沉進井底，撈上來咬一口，滿是井水浸過的冰爽，連蟬鳴都似淡了幾分。那時總以為，這清冽的井水會和胡同里的晨光一般，永遠都在。如今，草枯了，水黑了，這些美好，在不經意間被我們親手毀掉。



走出石板路，映入眼簾的是一片禿禿的老牆，上面殘留着撕掉小廣告後斑駁的膠痕，還有一道道暗褐色的油污印；曾經爬滿牆的爬山虎，只剩下幾根枯黃捲曲的藤蔓掛在牆縫里，風一吹，就晃晃悠悠地打顫；連牆根的雜草都蔫頭耷耳，沒了生機。可童年時，這面牆是我和小伙伴最愛的秘密基地。翠綠的藤蔓層層疊疊，把牆遮得嚴嚴實實，摸上去軟軟乎乎的，像是鋪了塊厚實的綠絨毯。夏日午後，陽光透過葉片縫隙灑下細碎的光點，我們蹲在綠毯下捉迷藏，連笑聲也夾雜着草木的清香；秋風一刮，葉子慢慢染成絢爛的紅，整面牆像燃着的火焰，把整條胡同襯得暖融融、鬧哄哄的。看着眼前這衰敗的模樣，心里如同堵了團濕棉花，又沉又悵。過去鮮活的熱鬧，藏着無數歡笑聲的老牆，怎就被一點點「精心」糟蹋成了這樣？那些帶着爬山虎的美好回憶，也像蒙了層灰，明明清晰得能想起葉片的紋路，卻隔著層說不清道不明的惋惜，讓人心里發澀、發苦……

我緩緩挪步走出胡同，身後頹圯的牆在無聲訴說，磚塊鬆動，牆皮簌簌墜落，似在為逝去的歲月垂淚；枯槁的藤蔓纏在殘垣上，乾巴巴的枝乾在風中零亂，像垂暮老人無奈的嘆息。不遠處的那口老井，敗壞的磚瓦，腥臭難擋的井水，想到這些，心中本就複雜的情緒愈發五味雜陳。轉頭望向城市拔地而起的高樓，玻璃牆在陽光下閃着冷光。那些冰冷的鋼筋水泥整齊劃一得刻板。它們怎麼比得上胡同裡，一磚一瓦浸着歲月的韻味，一井一藤藏着自然的饋贈？老胡同的消逝，不只是一處住所的湮滅，更是一段段與潔淨自然共生的時光的流逝。

我站在小路上，風拂過臉頰，倏然瞥見殘垣下的磚縫中，竟有幾株嫩綠冒了頭，它們從乾裂的土里鑽出來，頂着細小的葉片，在枯藤邊悄悄舒展。一瞬間，我釋懷了，自然確有強大的自我修復能力啊！這份藏在磚縫中的綠意，如一盞小燈，照亮故地重遊時心頭復雜的情緒。往後再想起這條胡同，便不再只記得拆遷的凋零，更會記得此刻小路上的發現。

潮起潮落，四季輪轉，胡同的美好將永遠浸潤我心。

<完>